

# 民族地区英语学习者新媒体批判性素养研究

谈 楚

红河学院 云南 蒙自 661199

**摘 要:** 新媒体的发展对英语学习者的核心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英语教与学高度“媒介化”的背景下,国内外的学者对新媒体素养(NML)及其测评指标进行了研究,并指出了NML对英语学习者的重要性。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国内各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之一,而与之相对应的批判性媒介素养(CML)是新媒体素养培养的终极目标。边疆民族地区高校的英语学习者面对大量涌入的国内外信息、区域环境、本民族文化等因素,对其信息过滤及判断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将基于国际NML的理论框架,采用批判性素养(CML)量表,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英语学习者的CML现状进行探讨,为完善适用于本地区的评价指标提供前期研究基础,也为本地区英语CML融入教学提供路径参考。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 英语学习者; 批判性素养(CML)

## Research on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of English learners in minority areas

Chu Tan

Honghe University Yunnan Mengzi 661199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ore literacy of English learners. In the context of highly "media-oriented"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research on English New Media Literacy (ENML) and its evaluation. Critical thinking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talents cultiv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Critical Media Literacy (CML) training is the goal of New Media Literacy (NML). University English learners in ethnic minority areas are required to improve ability to filter and judge information on account of different factors, for instance, a large amount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information,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national culture.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NML and the CML scale, which aims to explore and discuss the CML status quo of university English learners in ethnic minority regions, to provide a certain basis to improv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NML evaluation index and give reference path of CML integrating into English teaching in this region.

**Keywords:** Minority areas; English learners; Critical literacy (CML)

### 1 研究背景

在充斥着“假新闻”和“另类事实”的新媒体时代,公民需要新的认知意识和批判性意识以应对快速的社会变革。然而,仅有极少的教育工作者能够意识到大学生对媒体信息的辩证思考能力的重要性。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应体现在获取或应用数字媒体的过程中,媒体素养(NML)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批判性创用素养(CML)的培养<sup>[2]</sup>,高校应关注大学生的批判性参与意识的提高以及“参与”“反思”以及“创造”新媒体信息的能力。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各高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广泛运用,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快速涌入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中。信息技术搭建起英语学科和数字化新媒体的桥梁,新媒体逐渐成为大学生英语学习过程中获取国内外信息、互动和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成为英语学习的有利辅助条件。《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指出,大学英语教学有别于初、高中的教学方式,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微课、慕课、

各类网络资源及数字化学习平台用于促进教学内容的丰富和拓展。然而,英语学习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是否能合理接收并转化大量来自国内外的信息,是否具备一定的英文新媒体素养(ENML)尤为重要。

“国门大学”等概念的定位对少数民族地区高校大学生英语的学习和运用提出更高的要求。本地区高校英语教学长期以来都以线下的传统课堂教学为主,几乎未运用大规模的在线教学模式,“新冠”疫情以来,本地区高校首次大规模采用线上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方式及教师的教学模式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对于本校的大学生来说,急剧涌入的国内外信息、区域环境、本民族文化等因素,对其信息过滤及判断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sup>[12]</sup>。

本文将针对本民族地区大学生英语在批评性取用素养及批判性创用素养两个维度的表现进行探讨,通过问卷调查其是否具备理解信息、客观(批判性思维)判断信息可信度、转化信息的能力素养,为完善适用于本边疆地区高校的英语新媒体批判素养(CML)评价指标提供实证基础,也为CML融入英语教学过程提供路径参考。

### 2 文献综述

#### 2.1 新媒体素养内涵

国际上新媒体素养理论框架由<sup>[6]</sup>提出,主要划分了功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2J0883)。作者简介:谈楚(1989--),女,汉族,云南红河人,红河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口语教学,二语习得。

能性取用、批判性取用、功能性创用、批判性创用四个象限,并细化为 10 种能力,分别为取用技能、理解、分析、整合、评价、创用技能、传播、生产、参与和创造。新媒体素养强调使用者的理解能力,对媒体内容的信度进行思考和判断的能力<sup>[4]</sup>,并利用媒体进行信息分享和积极互动,在此过程中运用批判性思维创造全新的媒介内容,达到批判性创用素养这一终极目标。

栾琳等(2020)基于新媒体素养相关研究提出大学生英文新媒体素养(ENML)的概念,将英文新媒体界定为当代英语学习中使用的数字媒体,例如:各类手机 APP,QQ、微信、微博、公众号、数字化学习平台(慕课)等。强调学生利用新媒体辅助学习的能力,素养则着重在使用媒介过程中思考、侦察和选择的能力。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均指出,新媒体时代的大学生需要具备获取合理、正向的媒介信息的能力,并且学会如何判断信息的价值及真伪,不断通过思考分析并运用信息进行学习<sup>[7]</sup>。英语课堂教学中,教师对英语学习者的 ENML 培养尤为重要,通过培养学生的新媒体批判能力,使其具有分辨和评论的能力,从而将新媒体新型教学模式更好地融入英语教学,提高英语教与学的质量。

## 2.2 批判性媒体素养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国外学者将批判性创用素养纳入课堂研究,结果证实其具备发展学生批判性思维技能的潜力。一项比较研究显示,使用一系列多媒体(包括新媒体和数字媒体)模块的学生与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测试分数之间有显著的关系,在课堂上使用批判性媒体素养与提高学生(以及教师)参与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sup>[5]</sup>。实验研究还发现,学生不仅在学年结束时能正确地回答更多的批判性思维问题,而且其对各类信息产生了更多合理的质疑,对互联网上发现的信息的真实性判断也越来越谨慎。教师将学生参与度的这种变化归因于批判性媒体素养在他们的教学中的应用比重增加。学生们在分析广告和网站信息以提高他们的批判性思维技能时,通常表现的更积极,更投入。国外学者对媒体信息及流行文化融入课堂的做法表示赞同,并提出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对媒体信息持批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培养学生所必需的批判意识。

## 2.3 批判性取用素养与批判性创用素养

批判性取用素养包括分析、整合及评价三个二级维度,主要侧重于新媒体信息的解读能力,通过对媒体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提取有用的信息,并能够对信息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判断其可信度。批判性创用素养则是媒体素养教育的终极目标<sup>[2]</sup>,包括参与和创造两种能力。“参与”指的是在新媒体环境下,能够较为客观地参与新媒体并与其进行互动的能力;“创造”是指学习者使用蕴含社会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议题的批判性理解去创造媒体内容的能力,是批判性创用素养的关键因素<sup>[1,3,6]</sup>。例如: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动态,以引起人们对某一社会话题的关注或讨论。栾

琳等(2020)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反思这一维度的测量。“反思”是指对新媒体的反馈结果进行质疑反思并将其融入到自己学习过程的能力。例如:会根据句酷批改网的点评或建议进行反思并进一步修改自己的英文作文,等。

##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针对本民族地区大学生英语新媒体批判素养现状进行调查,以为后续 ENML 研究提供前期基础。120 名英语、商务英语专业大二学生参与问卷调查。120 名学生具备一定的英语学习基础,并能熟练使用各类平台进行学习,网络及新媒体使用经验较为丰富。例如,课程线上主要使用学校所提供的网络学习平台“学习通”、“Welearn”及慕课等信息化平台进行学习;线下教师鼓励学生使用国内外各类学习资源进行课外知识扩充,例如: Ted Talks, China Daily, 每日英语听力等各新媒体平台或软体。问卷选取了 Lee et al (2015) 新媒体素养量表及栾琳等(2020)英文新媒体素养调查量表(ENMLS)的 4 象限中批判性创用及取用维度的测量指标,结合本地区学情进行适当调整,使用问卷星软件进行编辑、发放并回收问卷,并分析问卷数据。

## 4 研究结果讨论

### 4.1 批判性取用素养三维度

批判性取用素养中的分析、综合及评估三个维度中,大学生的表现不尽相同。例如,在“分析”维度中,有 78% 的学生在浏览英文网络资源(例如:微信、微博、小红书、B 站等)时,会分析其所传达的价值观,与自己的价值观作对比;近 55% 的学生会对所看到的信息中没有提及或提及较少的部分感兴趣,产生好奇心。此过程激发了学生发掘新信息的动力,为批判性创用素养奠定基础。50% 的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虽然会主动订阅英语学习 APP 或网络平台等媒介中的英文板并关注推送的内容,但仅有 21.67% 的大学生在浏览英文网站媒介的英文板块时会判断当前信息是在陈述事实还是在表达观点,缺少判断和辨别内容真伪或合理性的环节。15% 的学生直至调查时也没有考虑运用英文媒体或平台辅助英语学习。在“综合”维度中,仅有 9% 的学生会使用书签功能将不同的英文网站进行分类,近 40% 的学生不大会使用此功能。此外,仅有 3% 的学生在浏览英文网站的信息时,会从不同的渠道搜寻相反或者不同的观点。在“评估”维度中,超过一半的学生会在在使用新媒体辅助学习的过程中,从网站的安全性、内容的具体信息等方面进行评估,表现出一定的评价能力。

### 4.2 批判性创用素养三维度

大部分学生在“参与”维度表现并不突出。仅有 9% 的学生会在英文网站或小程序上发布自己表达观点的评论或留言,仅有 11% 参与过英文相关的投票或网络调查。此外,学生在与英语学习相关的内容中表现出相对较高的参与度。38% 的学生能通过在线英文学习平台(批改网、

趣配音等 APP) 提交自己的作业, 但仅有 7% 的学生会定期收看或订阅感兴趣的英语公众号、英语在线课程或国外大学的公开课。总体来说, 学生利用新媒体获取资源辅助学习, 但对于英语新媒体总体感知度仍然欠缺。反观,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在“反思”维度有较好的表现。53% 的学生在看英文影片时, 会因为内容感到生气、难过或开心, 看完自己喜欢的内容会收藏或分享给别人。对于国外媒体有对中国的失实报道, 58% 的学生会感到生气或沮丧, 对于英文媒体信息有较高的共情能力, 融入度较高。然而, 学生在“创造”维度的表现明显低于创用素养中的其他两个维度, 仅有 4% 的学生能在英文网站或公众号进行英文介绍或评论, 12% 的学生能通过在线的方式为其他同学的作业用英文进行打分、点评或给予建议。结果显示, 大部分学生缺乏对媒体内容进行有意义的取样与混合再加工、产出新内容的能力。

### 5 结语

批判性取用及创用两个维度的调查结果显示, 本地区大学生的批判性取用素养维度占比高于新媒体创用素养维度。学生可以利用新媒体获取资源辅助学习, 但对媒体信息的思考、判断及创造等产出能力相对较弱。此调查结果与李金城 (2017)、王金巴 (2016) 及栾琳等 (2020) 的研究结果一致, 大部分学生在英语新媒体辅助学习中, 虽然对媒体信息有较强的需求感, 也具备一定的理解或分析信息内容的能力, 但缺乏对英文媒介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及准确性的质疑意识, 并且缺乏对信息进行重新加工转化, 创造出个性化内容的能力。

本研究基于本民族地区大学生英语新媒体批判素养的现状调查, 为细化批判性素养测量指标提供一定的前期基础, 英语新媒体素养问卷 (ENMLS) 在本研究的运用过程中, 有以下两个方面可以加以完善。首先, 可加强问卷的针对性。问卷问题应与本校大学生英语学习习惯及新媒体使用情况紧密联系。例如, 可选取学生熟悉度较高的信息学习平台 (如: 学习通, 等) 融入问卷, 学生能更准确地进行回答。此外, 问卷的提问方向可做适当调整, 应侧重于学生使用新媒体辅助英语学习的内容。例如, 因学生几乎不使用国外网站进行购物, 与此话题相关的选项可用学生熟悉的网络情境相关问题进行替换。基于本地区大学生实际学习情况进行调整的问卷, 能更有效地体现本地区大学生的英语新媒体素养现状, 为日后相关的调查研究奠定基础。

### 参考文献:

[1] Buckingham, D. (2003). *Media education: Literacy, 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 Chen, D. T., Lin, T. B., & Li, J. Y. et al. (2018). Establishing the Norm of New Media Literacy of Singaporean Students: Implications to Policy and Pedagog

y[J]. *Computers & Education*, 124: 1-13.

[3] Hobbs, R. (2010). *Digital and Media Literacy: A Plan of Action*[M]. Washington, D.C.: The Aspen Institute

[4] Koc, M., Barut, E. (2016)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New Media Literacy Scale (NML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63: 834-43.

[5] Kubey, R., & Serafin, G. M. (2001). Final evaluation of assignment: Media literacy. A Report to the Discovery Channel. Retrieved from: <http://www.eric.ed.gov/ERICWebPortal/contentdelivery/servlet/ERICServlet?accno=ED479068>

[6] Lin, T.B., Li, J.Y., Deng, F., & Lee, L. (2013).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literacy: An explorative theore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 Society*, 16(4), 160-170.

[7] Sun, Y. C., & Yang, F. Y. (2015). I Help, Therefore, I Learn: Service Learning on Web 2.0 in an EFL Speaking Class [J]. *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8(3):202-219.

[8] 黄龙翔, 胡月宝. 社交媒体在语境化二语学习的应用研究[J]. *中国电化教育*, 2017(8):60-65.

[9] 李金城 (2017). 媒介素养测量量表的编制与科学检验[J]. *电化教育研究*, 38(5):20-27.

[10] 栾琳, 董艳, 郑春萍. 大学生英文新媒体素养的内涵与结构--兼论其与英语自我效能感的关系[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0(2):104-112.

[11] 王金巴 (2016). 学生网络资源使用过程中的批判性思维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5):39-43.

[12] 周琼, 郑春萍, 高梦雅, 王丽丽, 王婧怡. 英语学习者在线自我调控及新媒体素养研究--以少数民族地区高中生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1(6):78-83